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四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七年
盡九年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疏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爲主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則此當與彼同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書日月者彼注云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旣修禮相聘不能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是彼書日月之義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疏杜云萊國今東萊黃縣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齊乘萊子城地名龍門居山峽開鑿石通道極爲險隘俗名萊子關

秋公至自伐萊疏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

大旱注爲伐萊踰時也疏五行志中之上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萊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疏】大事表云傳云盟于黃父杜注黃父即黑壤蓋二名爲一地矣黑壤山在今澤州府沁水縣西北四十里沁水所出

八年春公至自會【疏】毛本會誤齊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疏】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按史記正義黃縣在魏州按由魯至齊不知何以行至今之冠縣地

其言至黃乃復何【注】據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疏】注據公至言乃〇即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是不言至復又不言乃也

有疾也【注】乃難辭也上言乃復下有卒知以疾爲難【疏】注乃難辭也〇說文乃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下傳云乃者何難也因難故緩亦爲緩詞周禮太宰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注乃緩辭也是也

何言乎有疾乃復【注】據公如晉以有疾乃復殺恥以爲有疾無惡【疏】注據公至無惡〇即昭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云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是也校

勘記出乃復弑耻云閩監毛本弑作殺此誤蓋凡殺字皆改爲弑遂誤改此耳紹熙本亦作殺議何議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踰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故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爲重故當誅遂當絕疏注聞喪至代之○白虎通喪服云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禮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賈疏謂行聘享仍服皮弁蓋不以私喪廢公事也或駁之謂當使上介攝彼文賓死介攝其命則此不使介攝明矣蓋出竟未遠遇有私喪君或使人代之若已至彼國當終其事聘禮所載是也彼經云不饗食則已行聘享可知鄭又云已有齊斬之服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皆與此徐行不反之義相足禮記奔喪云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

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注謂以君命有爲者是也成喪服得行則行是爲不能即反故先成服也奔喪又云問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注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是也何氏知君當使人代之者風俗通德禮亦云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是也繁露精華篇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注以喪至貴之○杜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止義哀十五年傳有朔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是入所聘之竟則當遂行黃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也舊疏云傳不言大夫以君命出過疾而還非禮而言聞喪徐行而不反者是其順經文而事貴之也○注言乃至反也○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鄭嗣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逵命故曰亡乎人按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介攜其命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下朝介將命注謂俟間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逵君命足證有疾俱不得反矣○注放不至當絕○以放非有疾無所雖故不得言乃與此異也赦無所難而復故當誅此遂實有疾惟不俟君命遂爾反國故當絕轉於赦也舊疏此殷違命罪大故當誅誅者罪累家也遂前雖弒君而宣公不以爲罪直以當時行事而責之貴其奉命不終而以疾辭故當絕其身而已

辛巳有事于太廟【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辛巳月之十八日下壬午月之十九日禮記疏引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按何氏無此義亦不必以此爲禘直不過時祭而已

仲遂卒于垂【疏】杜云垂齊地大事表云非齊竟故書地當在今泰安府平陰縣境即隱八年遇于垂之垂

仲遂者何【注】據不稱公子故問之公子遂也【注】自是後無遂卒知公子遂何以不稱公子【注】據公子季友卒雖加字猶稱公子也【疏】注據公至子也○即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是也彼季友加字稱公子此仲遂亦加字不稱公子故據以難鄂本無也字貶曷爲貶【注】據叔孫得臣卒不貶【疏】注據叔至不貶○上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然則仲遂得臣皆合貶彼得臣乃不去氏示貶故亦難之爲弑子赤貶【疏】通義云貶去公子則不嫌與季友同故亦得稱字但加字之故傳文未明竊取劉敞之說曰譏世卿也言自是世世仲氏也世世卿多矣曷爲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爲可譏柰何言是乃弑子赤者也

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注据翬終隱之篇貶欲使於文十八年子赤卒年中貶疏注据翬至中貶○郎隱四年翬帥師會宋公以下伐鄭傳翬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弒公也十年夏翬帥師傳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是其事也据此例則遂宜於文公薨後子卒前貶也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注此解十八年秋如齊不貶意也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卒乃貶者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公會平州下如齊嫌公遂八年如齊嫌坐乃復貶也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地者卒外明當有卒外竟也日者不去樂也書有事者爲不去樂張本疏注此解至赤也○郎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是也未踰年君尚未改元是年編於文公貶則嫌有罪於子赤仍不見○注元年至貶也○上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注嫌厲諱不成其文也彼本宜去公子起喪

娶嫌爲弑君削去其氏貶喪娶不明界在喪娶限內又若爲
喪娶貶弑君意亦不明故此注與元年注相足也○注公會
至公遂○校勘記出下如齊也嫌公遂云閩監毛本同誤也
鄂本如齊下無也字當據以訂正卽上元年公會齊侯于平
州又卽書云公子遂如齊若不書公子則是公會齊侯于平
州遂如齊嫌公遂矣○注八年至貶也○校勘記出如齊嫌
坐上無八年二字云閩監毛本同誤鄂本公遂下有八年二
字當据正於八年如齊至黃乃復貶不稱公子則嫌因坐乃
復貶之矣彼廢棄君命有疾卽還本宜坐貶若去公子則仍
嫌爲坐有疾乃復貶也舊疏云公子罪助相篡弑人篇卽不
貶見其無罪於桓公今此公子遂助宣篡弑而於宣貶者正
以於子赤則無年遂之罪直不得令免會須貶之諸見之處
悉皆有嫌不得作文是以正於卒時貶見其事○注貶加至
絕也○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
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
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
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蓋嬰齊爲遂
子宜稱公孫而稱仲嬰齊是爲歸父後爲遂孫矣孫以王父
字爲氏宜氏仲故也故先於遂卒加仲與仲嬰齊稱仲相起
明嬰齊所氏之出也大宗不得絕者通與引石渠禮議大宗
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曰
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已有

一嫡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問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為後為人作子何明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為後于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按禮喪服齊衰期章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何以不二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嫡子不得後大宗又斬衰章傳曰何如而可為人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通典引范甯云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嫡之支故嫡子不得後大宗傳所云嫡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按禮傳所云自謂有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禮傳明云大宗不可絕不云不可絕小宗也祖易於上宗曷為下何云小宗不絕乎通典引鄭志劉德問以為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為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則祭于宗子之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後如田所言亦可謂仁至義盡矣○注地者至禮也○按趙記出地者絕外卒云鄭本作地者卒外此本絕衍字外卒誤倒按解云此言于垂者正以卒於外故也是疏本亦作卒外不言絕舊疏云欲道公子季友之文皆不地所以卒於外則地之者明當有卒於外之禮

故也聘禮記聘使死禮云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注成節乃去又曰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又曰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注往謂送柩王氏士讓儀禮訓解云士喪禮君於士有視斂禮況奉使有勞於國君必弔可知○注日者至樂也○舊疏云失禮鬼神例日也按傳聞世大夫卒有罪不日無罪日故叔孫得臣卒不日此而日故解之通義云遂卒不日當與得臣同法辛巳則祭日非卒日也范武子曰祭于太廟之日而知仲遂卒是也垂猶齊地理不能一日訃至遂卒實在前但必退書日下去譏猶繹之義乃顯○注書有至張本○舊疏云時祭之禮初夏作之即是得時不書之例而書之者爲下不去樂張本故也而言有事者礿不合書是以但言有事爲下張本而已似若文二年注云不言吉祫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爲下張本而已之類按不似書烝嘗明者嫌礿祭非禮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釋者何祭之明日也〔注〕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

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有誤敬慎之至殷曰肜周曰繹繹者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肜者肜肜不絕據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

〔疏〕注禮繹至神爾○毛本繼誤祭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左傳注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禮有司徹目錄云天子諸侯之繹祭明日而繹爾雅釋天繹又祭也郭注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詩疏引李巡曰繹明日復祭曰又祭左疏引孫炎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詩大雅序絲衣繹賓尸也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國語魯語宗不具不繹韋注繹又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侯曰繹禮記禮器云爲祊乎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此經祭于辛巳繹于壬午可爲繹祭於明日之證不灌地降神者正祭有灌此繹于主爲尸作故不須灌地降神也正祭爵加天子九獻君灌爲一獻夫人灌爲再獻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鬯尊用黃目是君用圭瓚酌黃目之鬱夫人以璋瓚也既

捲之後則出迎牲親殺盞灌在尸入之後也人道宗廟有灌
天地至尊不灌莫稱焉亦作祼皇侃論語義疏云先儒舊論
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龕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
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按郊特牲云周人
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注謂以圭瓚酌鬯始
獻神也禮記祭統君執圭瓚灌尸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
灌尸之事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
灌尸是灌人之事按正祭尸者神象則灌尸即灌神無二事
也○注天子至殺也○舊疏以天子至宴尸爲春秋說文繇
衣篓又云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正義云繹祭之禮主爲賓
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繹言
其尋繹昨日廟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
之賓尸耳郊特牲云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
西方失之矣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
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
正義釋宮云閍謂之門孫炎云謂廟門外又引詩云祝祭于
祊故知廟門也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爲祊乎外故知在外也
以西是鬼神之位家又求神之處故知在廟門外之西室祊
是求神之名釋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云二繹又
於其堂也祊於室內求神釋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二者
同時也又云祊有二穡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
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二是繹祭之時設饌於廟

門外西室亦謂之祊按春秋爾雅詩序皆但言繹不言祊是
其大名曰繹也禮有司徹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
祭儐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又經有司徹下云徹室
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儐尸禮崇也儐尸則
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天
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引此爾雅文而按天子諸侯之繹
與大夫儐尸異者儐尸在祭日繹在明日儐尸於廟之堂繹
則於廟門之祊儐尸但有獻尸而不祭繹則又祭故名曰繹
又卿大夫儐尸即用正祭之牲有司徹云爇尸俎是也繹祭
則別用牲詩絲衣云自堂徂牛鄭箋以為視牲周禮牛人凡
祭祀共其享牛求牛注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謂
皆禮之異於卿大夫者郊特牲又云坐尸於堂鄭注謂朝事
時是正祭朝踐時已事尸於堂故繹祭於廟門行之所謂求
神非一處也卿大夫無朝踐禮正祭事尸於廟室故儐尸於
廟堂行之亦其異也其祊之異者詩祝祭于祊傳祊門內也
鄭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
賓客之處以正祭之禮不出廟門又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
鄭注索求神也此正祭之祊也江氏永云索祭祝於祊交承
直祭祝於主之下當在薦熟之後是也祭統詔祝于室而出
於祊即此為器云為祊乎外注祊祭之明日繹祭也此繹祭
之祊也郊特牲祊之於東方疏有司徹疏以索祭祝于祊為
明日繹祭之祊誤胡氏培翬儀禮正義疑郊特牲祊與繹對

言明亦正祭之祊考正祭時設席於奧東西以神位在室之
西此求神於門內亦當在西方今乃於東方猶繹當在廟門之
今乃在廟門均為失禮之事耳此經言繹言祊言朝事明是
三事鄭乃繹與祊牽合為一解之恐非按胡說亦近是此賓
尸者上大夫禮有司徹又云若不儐尸注謂下大夫也其牲
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其牲同者如牲亦用羊豕魚六十五
之類其異者尸七飯以上皆同祝侑尸八飯後見其異也此
賓尸即禮之儐尸儀禮校勘記儀徐本作賓按通篇儐尸之
儐或作賓或作儐諸本互錯據經文作儐當以儐為正賓儐
或古字通用吳氏廷華云徹而儐尸蓋以其象神之勞也
是也禮器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他日祭子
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行事晏朝而迎注室
事祭時堂事儐尸是也其上日宴尸則無文特牲於尸卒食
三儐後僅有獻賓眾及旅酬無算爵諸節無儐尸之禮宴尸
者或祭畢而飲宴之又殺於下大夫之不儐尸者也○注必
繹至之至○舊疏云異敬先君之尸而為之設祭則無有過
誤也周禮牛人注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疏今日之
祭於廟明日繹祭在廟門之西室祭義注此時君牽牲將薦
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
東房薦非薦醴與儐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儐尸即天子
諸侯之繹也按繹祭禮亡以少牢有司徹證之其儐尸之異
於正祭者埽堂設筵皆堂上之事也與正祭筵與奧異賓尸

迎尸與大夫正祭不迎尸異儐尸有侑與正祭有祝異儐尸
先獻後薦與正祭先薦後獻異儐尸鼎三與正祭鼎五異儐
尸牲體進腠與正祭牲體進下異儐尸魚橫載與正祭縮載
異賓尸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侑之後與正祭主人獻尸
而尸酢之於獻祝佐食之前異以上陳祥道斷之最詳故備
錄之儐者禮之之意釋爲儐尸之事明因昨日配先祝良勞
之故次日復儐禮之也○注殷曰肜周曰繹○爾雅釋天周
曰繹商曰肜郝氏懿行義疏云肜者融之假音也書之高宗
肜日絲衣箋云商謂之肜釋文肜作融是也釋詁融長也方
言融與繹俱訓長是融繹義同詩疏引孫炎曰肜者亦相尋
不絕之義公羊注肜者肜肜不絕是皆以肜爲融故左氏隱
元年傳其樂也融融文選思元賦作肜肜李善注融與肜古
字通也錢氏大昕答問云問祭之明日又祭曰肜見於尚書
爾雅而說文肉部無肜字或謂肜乃漢人俗字然否曰說文
舟部有肜字云船行也从舟彡聲即高宗肜日之肜玉篇肜
訓祭又訓舟行足證肜釋字从彡舟聲不从肉此必顧野王元本
非唐以後儒者所能附益古音肜當爲余箴反轉爲余弓切
侵東兩部聲相近也孫炎曰肜者相尋不絕古人音與韻協
以尋訓肜知古音肜在侵部其讀如融乃轉聲非正聲也按
錢郝二家之說極爲精當而音當如錢讀舊讀云郭氏爾雅
其下仍有夏曰復胙之文而何氏不言者正以諸家爾雅悉
無此言故不引之○注釋者至質意也○舊疏云祭尊于繹

欲道今日所尋繹乃是昨日之正祭故云據今日道昨日不
敢斥尊乃是尊正之義故曰文意昨日正祭今日作又祭相
因而不絕形形然故曰據昨日道今日乃是道近而不尊故
曰質意也按所形漢諸儒說殷周異制多主質文立說必周秦
相傳舊義魏晉以後無有知之者矣○注祭必至爲尸○禮
記祭統云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
父北面而事之注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
姓之嫡子也天子諸侯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
之禮也此天子諸侯之禮以少牢特牲尸皆在室之奧主人
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也鄭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
堂然則北面事尸亦推朝事時然也故凡堂上以南面爲尊也
天子諸侯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爲之故詩大雅既醉傳云天
子以卿箋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蓋天子用內
大夫則以卿其侯伯入爲卿士者亦爲尸以侯伯七命王朝
之卿六命相等也不以三公者詩疏引白虎通云曾子曰王
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不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
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推之諸侯以大夫不以卿
蓋亦避嫌之義曾子問云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
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是卿
大夫爲尸於君事也男子取諸同姓婦人取諸異姓禮士虞
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異姓婦也尸配
尊者必使適也彼謂虞祭之時若卒哭後則夫婦共尸取諸同

姓之適也其非宗廟之祭則不必同姓詩疏引石渠禮論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又引白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也其大夫士則但取孫列或同姓適者亦可曾子問云無孫取諸同姓可也是也禮記曲禮云爲人子者不爲尸注尸必卜筮無父者是則尸必嫡而無父者矣曾子問又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又曰祭喪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注夏立至六尸○禮記禮器云夏立尸而卒祭注夏禮尸有事乃坐又云殷坐尸注無事猶坐又云周旅酬六尸注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又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注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正義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群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中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祫多主而唯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殷廟無尸但有主也記又云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注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此三代質文之變夏質殷漸文周備文也萬者何干舞也注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

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

疏 詩邶風簡兮云方將萬舞箋萬舞干舞也疏知萬舞爲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文言干則有戚矣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敎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爲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是干羽之異也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籥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矣此孫氏破毛傳義也○注干謂至武樂○文王世子注云干盾也干戈萬舞象武也廣雅釋器小爾雅廣器並云干盾也書牧誓云比爾干傳干盾也禮既夕甲盾干笮注干楯也方言注干扞也詩周南兔罝公侯干城傳干扞也周禮春官序官司干注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注萬者至云爾○舊疏云春秋說文詩簡兮正義云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氏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通義云謹案萬舞有奕見于商頌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非武王始有萬也左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似文舞通得稱萬然彼傳稱楚子元振萬而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又專以爲武舞小正傳亦曰萬也者干戚舞也詩曰公庭萬舞有力如虎此亦萬爲武舞之證月令疏云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

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或以爲禹以萬人治水故樂亦稱萬按何氏云萬者篇名蓋三代皆有萬舞篇內各紀開國功業故夏時或詠治水事殷周各詠其服天下之功云爾

籥者何籥舞也 注 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 疏 注籥所至之長○文王世子注羽籥舞象文也周禮春官序官籥師注籥舞者所吹禮記檀弓云萬入去籥注籥文舞也籥師職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故知爲節舞者也通義云謹案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二者相將乃得成容理不能去籥存羽明知萬入去籥者是納武舞去文舞也按詩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以公羊舊說有以萬爲羽舞者矣或爲衍字

其言萬入去籥何 注 据入者不言萬去樂不言名 疏 注据入至言名○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是也

去其有聲者 注 不欲令人聞之也 疏 惠氏棟周禮古義云大司樂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按占人皆謂藏爲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紓馬以度而去之公羊傳去其有聲者皆訓爲藏顧炎武云漢書蘇武傳掘野鼠

去中賓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陀傳去藥以待不祥裴松之按古語以藏爲去有聲者詩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傳籥六孔翟翟羽也爾雅釋樂云大籥謂之產郭注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釋樂器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禮記明堂位少儀注皆云三孔無正文故各以所見言焉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蓋古用葦後世用竹故爲笛類與吹以節舞故爲有聲者也○注不欲至之也○校勘記鄂本無也字此誤衍

廢其無聲者

注 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

疏 注廢置至人語○周禮疏引鄭志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答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一謂廢去不留也廢通義云謹案左傳廢六關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其義皆爲置段氏說文廢字注云鄭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謂廢留不去也左傳廢六關王肅家語作置六關淮南子舜葬蒼梧不變其肆高注不煩市井之所廢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居與時轉貨貨殖傳作廢著鬻財徐廣曰著猶居也讀如貯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廢之爲置如祖之爲存苦之爲快亂之爲治去之爲藏

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

注 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爲之

疏

通義云知其不可祭而猶祭但屏去聲音略存哀死之心按此爲譏其萬入去籥故何氏謂其但存心於樂知不可爲而但去其有聲之樂而爲之也穀梁傳以其爲之變譏之也注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此爲卿變於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爲之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日者起明日也言入者據未奏去籥時書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可〔疏〕注大夫至之祭○禮記檀弓云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注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漢書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通典禮四云東晉廢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注有事至廢繹○校勘記云鄂本疊卒事二字此因重文誤脫當據補按疏引昭十五年經去樂卒事以證上卒事又標注卒事至日也以釋下注則疏本亦疊卒事二字今按紹熙本疊卒事二字穀梁傳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昭十五年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思

痛不忍舉然則未卒事者卒事已卒事者不繹故此書猶繹
穀梁傳云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注言入手時書○舊疏云
彼道所以不言萬作而言萬入之意也○注凡祭至事可凡
校勘記云毛本下祭字空缺鄂本可作也○按注疏標起訖作
祭至事可按紹熙本亦作可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
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疏引鄭志答田瓊云天地社稷至
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又云五祀宮中
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
時日今忽有喪故旣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
常祭之日啟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按曾子
問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旣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
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
而祭祝畢獻而已注旣葬彌吉祝畢獻而後止郊社亦然唯
嘗禘宗廟俟吉也然則未殯與啟殯後反哭前雖郊社之事
亦不行矣故彼疏引鄭志趙商問曰自啟至反哭五祀之祭
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按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
行事旣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答越
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及至反哭自當避
之孔疏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旣殯以後未啟以
前是無事得行祭禮郊社旣有常日自啟至反哭當辟此郊
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旣卑若與啟至反
哭日相逢則五祀避其日也然當未殯以前親始死之際更

非大斂之後郊社之祭恐亦不宜親行當時應有權禮不可知也曾子問又云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然則大夫以下期功之喪皆廢祭矣天子諸侯絕旁期而大夫以下亦無郊社之祭此云三年喪以下各以日月數時祭者蓋祖父母后夫人服天子諸侯姑姊妹女子子之嫁於二王後若諸侯者與諸侯爲昆弟之爲國君者此二等功之喪或亦廢時祭與

戊子夫人熊氏薨〔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戊子月之二十五日熊氏左傳作嬴氏顧氏炎武唐韵正一東熊古音羽陵反春秋宣八年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並作頃熊古頃音近敬熊音近嬴正義不得其解乃云一人自兩號非也左傳昭七年正義曰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傳元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晝言諸而暮終嬴政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爲黿兮鯀殛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爲能字書作熊王劭曰古人讀雄爲熊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傳元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按詩無羊正月及襄十年衛卜禦寇繇皆以雄韻陵劭言是也

胥師白狄伐秦【疏】沈氏欽韓云赤狄白狄猶紀年之赤夷白夷今之花苗紅苗黑猓猓白猓猓各有其種類耳

楚人滅舒蓼【疏】穀梁蓼作鄝釋文鄝音了本又作蓼國名詩小雅漸漸之石序荆舒不至箋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彼釋文與穀梁釋文同左傳桓十一年云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釋文蓼音了本或作鄝同文五年傳楚子燮滅蓼注蓼國今安豐蓼縣釋文蓼音了字或作鄝音同哀十七年傳是以克州蓼釋文蓼本又作鄝音了說文邑部鄝地名从邑翏聲晉太康地記蓼國先在南陽故縣今豫州郾縣界故胡城是潛研堂答問說蓼文鄝即舒蓼之蓼大事表云按舒蓼舒鳩舒庸及宗四國皆偃姓臯陶之後所謂羣舒也杜注皆不明言其地但云廬江南有舒城及龍舒城約略四國所居在此兩城之間今江南廬州府舒城縣爲古舒城廬江縣爲古龍舒城是當在此二縣之境水經注決水篇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故地理志曰決水北注蓼入灌灌水於蓼亦入決春秋宣八年楚子滅舒蓼是也路史注引盟會圖云舒蓼國在光州顧炎武云羅泌曰僖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滅蓼今云舒蓼者當自是一國名傳氏曰此蓋羣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屬按文十七年左傳羣舒叛楚此三舒均宜相近當在今鄖陽宜

昌界

內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大敗於邲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疏包氏慎言云七月無甲子六月有甲午若閏不在四月則七月爲甲子朔然六月又無辛巳等日矣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據歷八月二日亦爲甲子或經月有誤姜岌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杪蓋十誤爲七○注是後至之應○楚莊王圍宋見下十四年析骸易子見下十五年傳伐鄭勝晉即下九年楚子伐鄭晉郤缺救鄭十年以下伐伐鄭冬勝楚子伐鄭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辰陵爲晉鄭八服楚是伐鄭勝晉也其鄭伯肉袒見下十二年傳晉大敗于邲見下十二年經中國精奪者舊疏云下正以日者太陽之精諸夏之象今而被食故曰中國精奪也毛本於改于郭本強作彊紹熙本同五行志下之下蓋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商臣弒父而立至于嚴王遂彊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弒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閒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兵于邲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義與何氏大同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

分臧氏壽蕃左氏古義推得十月癸亥朔合辰在角五度二日甲子在角六度角在鶉尾壽星之閒十二次之分鶉尾楚也壽星鄭也故曰楚鄭分故所應多在楚鄭也通義云師說以爲荆楚將伯中國之驗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 疏 左氏作敬嬴古頃敬同韻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己丑月之二十八日下書庚寅月之二十九日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 注 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 疏 熊注氏至妾子○通義云頃熊葢楚同姓大夫之女媵人繫姓不繫氏楚以熊爲氏芊爲姓或其公族屈氏鬭氏之屬乃可更以熊爲姓耳按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其子曰熊麗歷熊狂熊繹至春秋時熊惲是爲成王皆以名配熊葢鬻熊姓鬻名熊子孫以熊爲氏也鬻从鬻米聲葢卽芊字錢氏坫說文斠詮說也楚女或稱芊左傳文元年江芊是或稱熊此頃熊是也僖八年用致夫人注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其卽頃熊與

而者何難也 疏 通義云言葬而又遲至日中而後得葬穀梁傳云足乎日之辭

也柩以己丑日出次日中始克葬是其難也

乃者何（注）問定公日下昃乃克葬（疏）注問定至克葬○校勘記出謂問云鄂本無謂字此誤衍毛監本昃改昃非下同閩本與此同疏中亦然卽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也舊疏云言乃之經不于此事而於此問之者正以葬時遇雨廢葬而乃異文是以遲而問之

難也（注）禮卜葬從遠日不克葬見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疏）說文丂曳詞之難也象气出難○注禮卜至遠日○禮記曲禮云喪事先遠日注喪事葬與練祥事也左傳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注懷思也正義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畢卜葬先遠日以證為雨而止禮也則何氏引禮證難義亦宜同禮記王制云庶人葬不為雨止也者庶人禮節儀少得從權也又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埏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埏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禮也然則日食且止柩聽變矣其雨止為禮可知○注不克至其君○卽曾子問哭以聽變之義卜日而不得成禮故為重難之詞也

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

者外而淺下哭日昳久故言乃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訒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雨不克葬者爲不得行葬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行禮則不葬也魯錄雨不克葬者恩錄內尤深也別剔莫者明見日

乃葬也疏注言乃至而淺○穀梁傳而緩辭也定十五年穀梁傳乃急辭也二文相對爲緩急猶此之相對爲外內淺深也大戴禮夏小正篇乃瓜傳乃者急瓜之辭也又云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傳作而復明亦以乃與而分難易也古讀而乃二字音近義通俱爲語詞禮燕禮及大射儀大夫不拜乃飲注並云乃猶而也是也經傳釋詞云乃與而對言之則異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也散言之則通又云詩杕杜而多爲恤言乃多爲憂也鄉射禮曰而錯言乃錯也檀弓曰而曰然鄭注而猶乃也故堯典試可乃已五帝紀作試不可用而已曲禮卒哭乃諱雜記乃作而史記淮陰侯傳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漢書蒯通傳乃作而僖二十八年左傳而乘軒者曹世家而作乃○注下哭至言乃○決定十五年經也彼注云哭日西也下哭蓋晡時此始日中猶緩故曰而至下哭則去晚近故爲重詞言

乃以葬須見日也○注孔子至情也○論語顏淵篇文今本作爲之難鄭注訒不忍言也包氏愼言論語溫故錄云依何氏意似訒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從遂其情其爲之也非出於得已故言之亦多重難鄭注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爲害於國牛憂之情見於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則禍國下致絕族爲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遵明公羊疏中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訒而行之蓋訒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爲仁也按包氏說於公羊義極合蓋雨不克葬直至明日之日中或日下吳乃葬推仁人孝子之心必有大不忍於其親而難終葬事者聖人即推仁孝之心於事之緩急分詞之難易故或日而或日乃也明皆不得正日故重難也○注雨不至葬禮○通義云謹案左傳日雨不克葬禮也穀梁傳日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廣森以爲穀梁之說謂既發引至于壙不可因雨而乖有進無退之義又非可若日食止柩道右以須明復故有潦車之載簑笠之備若其在廟祖遣柩猶未行雨霑服失容[illegible]當卻故期日故王制日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明士以上皆爲雨止也昔魏葬惠王雪及牛目有司請弛期襄王弗許而惠子死爲欒水齧王季墓事以說之可知雨不克葬者禮典之故常春秋之垂訓矣按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

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不
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為雨止許慎謹案論語云死葬之
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
氏無駮與許同彼疏引鄭釋廢疾又云雖庶人葬為雨止與
公羊左氏說異者彼疏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
對為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為雨止其人君在廟及
在路及葬皆為雨止是孔氏本此而又小異者也穀梁注引
徐邈曰按經文是己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己丑
而御期無為逆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
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于其廟其明
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
終事不敢停柩久次毛氏奇齡春秋傳云穀梁謂喪不以制
故遇雨即止而徐邈引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之文以為事
有設備何用雨沮而胡氏力主其說殊不知潦車蓑笠乃士
官師之制與天子諸侯大異按周禮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
幄帟先道野役而澤虞喪紀則共其葦蒲之事凡天子諸侯
喪制甚設其禦雨諸備有甚於士官師者豈周禮在曾並不
一具必待士喪禮一言而後知之特是轄絳碑窆儀注既繁
嚴葆茶蜃工力復贖定非帷蓋莞簟所能行事故唐楊氏疏
有云安得執綿五百人皆觸雨而行則萬一急於行事偶失
不戒此非蓑笠苫蓋所得遮蔽其罪反也按仙民之說本誤
會傳意楊氏毛氏辨之是矣然如孔氏迺義說謂發引至于

柩天子諸侯亦不爲兩止草牽將事恐非聖人制禮之意其
與庶人有何殊異夫未啟以前雖庶人亦爲兩止不得責其
營禮也○注孔子至葬也○論語爲政篇文兩則不得行禮
故謂之不克也○注魯錄至深也⊙舊疏云欲道外諸侯葬
無不克之文者以其恩淺也○注別朝至葬也○釋文莫音
暮鄂本作暮紹熙本作莫毛本作算非下並同監本本日誒
目曾子問曰葬行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
日昔者吾從老聃助葬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日臣止柩就道
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日禮也反葬而臣問之曰夫
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
老聃日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遽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
行遽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耆惟罪人與奔
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旦君子行禮不
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注侵晨夜則近姦寇又云爲
無日而悪作是其見日而葬之由也朝謂
日中莫謂下哭也舊疏云朝莫猶早曉、

城平陽

疏

杜云今泰山有平陽縣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新泰
縣西北四里按魯有兩平陽此係東平陽也西平陽
在兗州府鄒縣西三十里本邾邑爲魯所取水經注洙水篇
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又西經泰山東平陽縣春秋宣八
年城平陽是也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矣漢書地理志作東
平陽晉志作新泰晉武帝元康九年改元和郡縣志晉武帝

泰始中鎮南將軍羊祜此縣人也表改爲新泰縣與水經注言元康者異一統志平陽故城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北然此所城未知爲何平陽也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不就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正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皆當合禮〔疏〕注月者西田○即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也○注不就至得正○決下十年公如齊不月也桓元年注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彼爲朝天子之禮何意以諸侯亦然上五年公如齊此復如齊是爲合古推之五年之中再朝不盡合五年之數故僅爲近得正是也是以書月以見其善十年公復如齊是爲大數不得有善文且取濟西田亦無所爲善故不就十年月也通典引異義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而出朝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書

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
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于為君義如左氏鄭
元駮曰喪服緦麻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
同不得三年魯宣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寵卒夫人者以夫人
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為得為之三年於
禮為通平其服之聞出朝會服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則鄭
以妾子不得重服宣公與眾殊則似唯魯不得出朝會矣通
典又引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許稱春秋公
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
非三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
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
爵誅於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
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元
駮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
為孝也令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
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卒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
稱子耶然則宜公無譏或以其為妾母喪與適典又引鄭志
趙商問云許氏異義駮以為妾子為毋依喪服庶子為後為
其毋緦麻三月按禘祫志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
襄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為妾母三年經無譏文
得合下[illegible][illegible]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鄭元答曰春秋所

譏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善明但如事善之當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善亦需有善之文與此鄭依左氏以齊歸爲妾而仍不以三年之服爲禮若依公羊則齊歸本媵夫人得合禘祫之數無虧於禮然則公羊雖有母以子貴之說究不得如嫡母重也○注孔至至合禮○知和而和見論語學而篇係有子語此引作孔子曰者潛研堂答問云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孔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於孔子後儒未達斯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按如漢藝文志引小道可觀蔡邕傳引致遠恐泥後漢章帝紀引博學篤志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皆以子夏之言爲孔子說苑修文篇引恭近於禮以有子之言爲孔子北史何安傳引仍舊貫以閔子之言爲孔子皆此類也按如何義似論語此章爲言事大字小之禮小大由之謂大小國皆書以和爲貴也然朝聘會盟皆須節之以禮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之類宜公今年如齊明年復如齊是爲不以禮節之矣有國者能明乎和而節以爲禮之用樂而措之天下無難矣蓋魯論家義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疏杜云根牟東夷國也今瑯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東南昭八年左傳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卽所取根牟地也一統志根牟城在沂州府沂水縣西南 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上有小君喪而下諱取之則邾婁加禮明矣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王子虎從會葬數疏注亟疾也○爾雅釋詁亟疾也詩小雅何人斯爾之亟行禮記少儀小飯而亟之箋傳注並云亟疾也○注屬有至婁也○舊疏云謂上八年葬頃熊之時邾婁子使人來加禮但例不書之故不見也去年十月未加禮今年七月而取邑故言未期也加禮者或是賵襚之屬皆是葬前之事而要槩會葬言之耳未期而欲取諱亟之義强故也必知

過期之後不復諱者定十五年夏五月定公薨邾婁子來奔喪至於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則當與根牟有差是也通義云亟屬也魯鄰于邾婁數取其邑故沒其國文爲內諱惡也不舉伐者蓋徵者取之拔邾婁與魯自文十四年後未見搆兵自文七年取須朐以後不見取邑之文似不必加義也○注上有至明矣○須正以經從常例不書邾婁加禮故孔注推言之也○注未期至葬數○經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注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于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拔僖公之薨在僖三十三年十二月葬在文元年夏四月是第就會葬時數之在三十三年內與此相似也若數公卒則四年矣此頃熊薨在去年夏亦過期也故亦繫會葬諸事言之

八月滕子卒〔疏〕通義云滕昭公也至是始錄卒仍不日不名足知滕侯卒爲特襃錄矣

九月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會于扈〔疏〕補刊石經左傳九月下有公會二字衍文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辛酉九月無辛酉十月之八日八月之七日也杜亦

以九月無辛酉

扈者何晉之邑也（疏）通義云杜預以爲鄭邑非也汲郡竹書晉出公十二年河絕于扈是此地穀梁傳其地于外也注外謂國都之外諸侯卒于路寢則不地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注）據陳侯鮑卒不地（疏）注據陳至不地○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云曷爲以二日卒之誠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是其卒於封內也不書地故難之卒于會故地也（注）起時衰多窮厄伐喪而卒於諸侯會上故地危之（疏）通義云不地則嫌既會而反卒于國內○注起時至危之○襄二年遂城虎牢傳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又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明當時有乘危伐喪者故書地以危之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注）左右皆臣民雖卒於會上危愈於竟外故不復著言會也出外死有輕重死於師尤甚於會次之如人國次之於封內最輕不書葬者

故篡也〔疏〕注左右至會也○通義云欲見杞伯戍卒于會者是竟外之辭卒於封內猶皆臣子視境外之會危少愈故不如杞伯戍書如會也雖卒鄂本閩本監本同毛本雖課所於作于○注出外至最輕也○云死於師尤甚者襄十八年胥伯質豹卒于師是也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注不言卒於師者桓公師無危是書于師者危甚辭舊疏云時衰多窮危伐喪師者用兵之處而君死焉故言于師著其危甚於會次之者即定四年杞伯戍卒于會是也舊疏云與人交接之處或相劫許未可知若柯之盟曹子劫桓公之類是也而君卒焉故言次之如人國次之者如校勘記云鄂本元本同誤也閩監毛本如作於當據正按舊疏亦云云於人國次之者作於也即襄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之屬是也舊疏云正以時多背死向生而君卒於竟外似有掩襲之理但於主國有賓客之道是故又以為次矣於封內有最輕者此經是也雖左右皆臣民究有外國之人亦有危理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也故亦書地示危不得臨同國內也陳侯鮑卒不地甲戌日亡己丑日死而得不知何地且不於會仍在封內也昭十有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不與人會地者彼注云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為戒是也死於外有於師於會於人國於封內之別則危有輕重故殊而書之也○注不書至篡也○校勘記出故篡也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故字信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其篡明者書

葬莊九年書齊小白入于齊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隱四年書衞人立晉桓十三年書葬衞宣公以立入皆篡辭故也篡不明者不書葬此及夷吾是也

冬十月癸酉衞侯鄭卒（注）不書葬者殺公子瑕也（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酉月之十六日辛酉乃癸酉之前十二日上月之癸酉不誤即九月之辛酉其誤審矣○注不書至瑕也○郎信三十年秋衞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是也咺有罪故止書瑕也通義云前有歸惡元咺嫌忌成公意未明故復去葬以絕之也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治（疏）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避諱作洩今左氏本作洩人戲禮三本篇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盧注鄧元知陳之必亡故以族去通義云陳靈公淫于夏姬泄冶諫而死何氏膏肓以爲泄冶無罪是也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甯儀行父亦通其家

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家語子路初見篇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將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按家語本王肅僞考就左傳引孔子語傳會爲此泄冶於陳是否同族均無明据何所見無骨肉之親卽異姓之臣見君淫亂若是不盡一言謬效卷懷閉天下巧猾之端非聖人教忠之旨與杜預所謂泄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不爲春秋所貴者同爲得罪名教之語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四終

子汝恭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公羊義疏四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十年盡十二年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唐改西下增之字鄂本亦有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注據歸讙及闡齊已取不言我疏注據歸至言我○釋文作僤云本又作闡校勘記云閩監毛本闡作僤按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僤冬齊人歸讙及僤亦取之我舊而來歸者不言我故據以難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爲未絕於我注據有俄道疏校勘記出未絕於我也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於作于又出曷爲未絕于我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疏同○注據有俄道○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俄作我是也當據正舊疏引桓二年傳云至乎

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彼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則疏本作俄字舊疏又云言俄爾之間則有絶於本主之道附來十年何言未絶於我乎故難之若作我字據意不明**齊已言取之矣**注齊已言語許取之疏爾雅釋詁已此也言齊此言語許取之也莊子齊物論已而不知其然言此而不知其然也淮南道應訓已雖無除其患言此奪不除其患也**其實未之齊也**注其人民貢賦猶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

凡歸邑物例皆時疏注其人至於齊○何氏以義言之也○注不言至取邑○舊疏云元年注云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者正以篡逆之賊天下共惡齊乃許取其賂而與之同似若扶律行言許受財之類故云當坐取邑耳今言不當坐取邑者正以爾來十年仍不人已見宜有禮還復歸之功過相除可以誠其初惡是以春秋恕之不復責來以除其過故曰不當坐取邑耳按齊說非是此注云不當坐取邑謂魯不坐取邑耳因不從齊來故不書來故也齊解謂恕齊不書來不坐取邑誤矣通義云歸地例上有取文者爲內邑明則不言來上無取文者言來也按言歸者見魯不當坐取邑不言來者起未之齊也○注凡歸至皆時○歸邑時此及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也歸物

歸者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是也其哀八年齊人歸讙及僤在日月之下知不蒙上日月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注】與甲子既同事重故累食【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丙辰據麻爲月之二日賈服解經日食或有在二日者此類是也賈氏精於四分法定非臆造劉歆以爲二月二日朔亦同沈氏欽韓云元志今麻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注與甲至累食○郎上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是也彼注云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師大敗於邲中國精奪屈服强楚之應此爲楚盛中國衰故爲事重日累食者異也五行志下之下云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陳夏徵舒弒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均與何義殊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臧氏壽恭推四月乙卯朔合辰在奎七度二日丙辰在奎八度

己巳齊侯元卒【疏】包氏愼言云四月又書己巳月之十六日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疏】白虎通姓名篇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襄二十五年左傳東郭偃稱崔

杼曰今君出自丁是崔亦齊公族也新唐書丁公子季子食采於崔因以爲氏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孫夭夭生杼按夭見僖二十八年左傳杼見襄二十五年**其稱崔氏何**注据齊高无咎出奔名連崔氏者與尹氏俱稱氏嫌爲采邑疏注据齊至奔名○卽成十七年秋齊高无咎出奔莒是也○注連崔至采邑○卽隱三年書尹氏卒是也若不連氏問嫌崔爲采邑矣**貶曷爲貶**注据外大夫奔不貶疏注据外至不貶○舊疏云卽七引高无咎出奔莒之屬是也**譏世卿**

世卿非禮也注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爲法戒明王者尊莫大於周室彊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之疏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彼注引何氏廢疾云氏者譏世卿也卽稱氏爲舉族而出尹氏卒當可復以爲舉族死乎鄭釋之曰云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旣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衞若其舉族盡去之爾是鄭氏爲公穀調人也劉氏申何云傳無譏世卿之

義鄭爲飾之非道詞乎又以爲順齊人而書之豈筆削之義乎且即鄭說後又安得有崔杼乎易下繫拼六子之辭獨以艮人爲吉何君一語貫可解顯鄭不兼五子之病乎左氏以爲非其罪也彼號引何氏膏肓以爲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之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尚不譏世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按襄二十五年傳謂崔氏出自丁明丁公之後世爲大夫故得詳其世系又崔夭見諸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隨伯者敗楚必非僭者矣何得以名不見經爲嫌故劉氏箴膏肓評曰鄭歌異義引詩書以難譏世卿之義不知春秋之禮謂卿之子當試之以士考績之後始黜陟之不宜驟登卿位也於詩書之義何不合之有春秋時世世卿之禍亟矣擇其尤著者譏之周尹氏齊崔氏皆先著其世而後微其禍何待其祖父之名見乎且詩刺尹氏大師入春秋來無其祖父接內之事安得見於經故於其卒也見不當世世乃有立王子朝之禍崔氏之復歸例不得書故於其弃也見不當世世乃有弑其君光之禍至敵國相征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蘇氏其豈不知耶按春秋世卿之禍最多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其尤烈者故春秋於世卿譏之尤力蘇氏但以非禮目之不亦傾乎春秋於戰伐侵入必書皆爲兵連禍結重兵害衆之故但不爲大惡爾何得謂無譏文乎○注復見至世也○正以尹氏已於隱三年見譏此復譏崔氏故解之也○注因齊至危之○舊疏云

欲道等是諸侯科取卽得所以不於僖二十八年衞元咺出奔晉之經見之者因齊大國有弒君之禍著明於出奔故也按孔子當齊景悼之世葢已逆見有齊其爲陳之禍故於齊特著之與晉亦大國後亡於世卿不於欒盈等書氏者彼各有所主稱氏不明故不得氏且欒書弒君在先春秋未著與杜漸防微義不能相逃也

公如齊注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疏注不言至朝聘○舊疏云正以上文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則知此經公如齊者奔喪而往而言尊內也者欲道定十五年公薨于高寢邾婁子來奔喪彼則書之今此否者尊內故也猶不言朝聘者隱元年注云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是也

五月公至自齊疏舊疏云致例時而書五月者爲下癸巳出之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癸巳月之十日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注據叔服不繫王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疏注據叔至稱季○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是不繫王不稱子也下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不稱季也叔服以叔配字不言王子王札子稱字不稱長幼之稱又叔服王札子皆王之兄弟故據以爲難也貴也其貴柰何母弟也注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季繫先王以明之著其骨肉貴體親也

疏注子者至明之○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天子不言母弟者文元年注云叔服者王子虎也不繫王者不以親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是也其王子瑕奔晉天王殺其弟佞夫言子弟者注言尤其在位任權故朝聘會盟不書若其奔與殺不復在位矣何權之任乎通義云頃王之子匡王之弟也不知佞夫稱弟者先君之母弟稱叔季例也加子者王之貴屬殊於蔡叔紀季雖尊內亦得言

季子耳文繫王使君前不名者從內錄尊敬辭按本紀以定王爲匡王之弟則不得謂爲先君之母弟也天子大夫稱字不必從內錄尊敬辭也子卽王子公穀義同亦不必爲加殊之辭○注著其至親也○舊疏云以其稟氣於先王故言骨肉貴以其今王母弟故曰體親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婁取蘱疏左氏穀梁作繹按蘱字廣韻在十八隊隊爲脂微等部之去聲在釋廣韻在二十二昔爲魚模等部之入聲古韻不同部不得相通段必有一誤杜云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按文十二年左傳稱邾文公卜遷於繹則繹爲邾婁都魯不得取之恐二傳誤也通義云辭與取根牟等同而文承伐下諱而不盈不如須朐日者異於公取

大水注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蘱役重民怨之所生疏注先是至所生○五行志上宣公十年秋大水饑董仲舒以爲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仇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爲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貜且亦齊出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敗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按城平陽取根牟及蘱事見上八年冬九年秋取應與董劉旨大同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疏通義云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既於王見居喪之正法其餘卽悉因其廢禮之實以刺譏當世矣

饑

何以書以重書也注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倉庫贍振之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疏注民食至振乏○校勘記出贍振乏云鄂本乏作之此誤按紹熙本作之周書文傳解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又糴匡解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薦樂

無鍾鼓凡美禁畜不卑羣車不雕攻兵備不制民利不淫征當商旅以救窮乏問隨鄉下窮孰分助有匡以綏無者於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國不稱樂企不滿壑刑罰不修舍用振窮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廩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匡裨民畜牲牛羊○注哀公至與足○見論語顏淵篇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疏）杜云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故長平城在今開封府西北六十里穀梁作夷陵夷陵之爲辰陵猶夷儀之爲陳儀也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蓋田辰聲相近城亭音韻連故也經書魯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惠氏棟左傳補注引酈元曰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不謬傳寫之誤耳一統志辰亭在陳州府淮寧縣西六十里○注不日至信辭○正以不信日小信月大信時故也明王法討徵舒見下憂中國卽

斥討陳

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注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所發傳於吳者方具說其義故從外內悉舉者明言之疏杜云欑函狄地○注離不至狄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注云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持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此離不言會謂所傳聞世也隱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是也通義云會文在狄上者殊狄也所謂內諸夏也○注下發至言之○舊疏云即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注云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是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據下入陳稱子疏注據下至稱子○即下楚子入陳是也

貶曷爲貶注據徵舒有罪不與外討也注辟天子故貶見之卽所謂貶絕然後罪惡見疏通義云謹按蔡人殺陳佗從討賊辭此不爲討賊辭者佗淫於蔡與使蔡人得討之徵舒之罪無與於楚非天子之命方伯之位義不得討也繁露楚莊王篇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注辟天至惡見○正以非天子命不得外討故貶也昭元年傳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此討陳夏徵舒嫌無貶文故必貶以起不與也

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注雖自討其臣下亦不得與也疏注雖自至與也○此就傳文不與外討中言之傳言不與外討嫌內討得與故復擧之明此特因楚莊外討故就言不與外討衞通義云諸專殺大夫書是也按弒君之賊內討亦與故隱四年衞人殺州吁于濮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是也又隱十一年傳君弒

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檀弓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是宜得與也知此傳文不與自謂內討其大夫孟子所謂無專殺大夫是也曷為不與注据善為齊誅之疏注据善至誅之○郎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注月者善義兵又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是也彼慶封脅齊君亂齊國猶善楚子之討故据以難實與注不言執與討賊同文疏注不言至同文○若書執則是稱人以執僖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言殺故云與討賊同文舊疏云正以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言執非討賊之文隱四年衛人殺州吁莊九年齊人殺無知皆不言執以見此不言執乃與討賊同文故知實與矣穀梁傳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注雍曰經若書楚子入陳殺夏徵舒者則入者內不受是無以表徵舒之悖逆楚子之得正沈氏欽韓云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正弒君之罪而得討賊之義者楚莊一人而已可為中夏羞也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

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注與齊桓專封同義不書兵者時不伐疏校勘記云昭十一年疏引作臣弒君子殺父蓋弒字本皆作殺後改弒君而仍殺父耳白虎通誅伐云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論語曰陳恆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御覽引書大傳云諸侯之義非天子命不得動衆起兵殺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然則諸侯不得專討者義之正故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也若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弒君弒父者力能討則討之故陳恆弒君孔子請討此義之變也必曰力能討之者君子量力不責也故哀十四年左傳孔子對哀公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是其義也○注與齊至同義○見僖元年二年十四年傳繁露楚莊王篇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注不書至不伐○舊疏云欲決昭

四年秋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彼實有兵故言伐今此不書兵者時實不伐非是省文之義耳按左傳云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是亦用兵而言不伐者蓋楚子入陳陳人無動不煩兵力故不書兵也執慶封須先伐吳與此異也

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復出楚子者爲下納善不當貶不可因上貶文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丁亥月之三日○注日者至其國○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則書月今此書日以詳其惡故如此解左傳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注滅陳以爲楚縣史記陳杞世家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是討賊後欲利其國事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陳夏徵舒之亂是時楚子實先入陳而後討賊春秋退入陳於後而進討賊於前蓋先褒之而後貶之先褒之者以爲陳人力不能討齊爲大國晉爲盟主亦長養殺君之賊而晏然不一興師楚子獨能討而正之故先書討賊以褒之然內實懷縣陳之心而外爲討賊之義故後書入復書納以貶之人皆知稱人爲貶而不知稱人爲褒討賊稱人者言人人皆欲討之乃天下之公心也穀梁傳云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彼以納二子書日惡莊王爲異○注復出至貶文

○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乃復封陳陳杞世家亦云申叔時使於齊還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今王以徵舒為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是其納善事也通義云先言殺後言入者大其能悔過得而弗居故不因上貶文且復錄曰以入善以義兵也舊疏云春秋之義以納為篡辭而言為下納善者正以上有起文故與凡納異何者上有討賊之文而即言納二子於陳故知其善所謂美惡不嫌同辭矣按何注謂下納善者即謂納諫不取陳事下猶後也見大雅下武傳舊說以下納善為善其納公孫甯儀行父非也傳注於下納二子皆無善文也書曰以起其利人之國書子以起其悔過正相起也解詁箋云曰者惡納黨亂臣也復出楚子者正上貶文不正則不見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疏二傳甯作寍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注據納者謂已絕也今甯儀行父上

未有出奔絶文故見大夫反言納也疏通義云據朔及接菑蒯聵之等皆納使爲君○注據納至納也○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上有出奔絶文故下言納是納爲已絶之辭今甯儀行父未見出奔故解之爲見任大夫而反言納也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亦無頓子出奔文言納者彼注云頓子出奔不書小國例也正以小國出入納不兩書也子糾亦無出奔文言納者彼爲其不能納書也

公黨與也注徵舒弑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徵舒之黨從後絶其位楚爲討徵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絶故言納公黨與不書徵舒絶之者以弑君爲重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不繫國者因上入陳可知疏注徵舒至黨與○何氏以意言也上年左傳云二子奔楚世家同明其如楚訴也杜云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弒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仇內結强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弒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劉氏解詁箋云傳言二人黨惡卽詩刺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者非以其訴楚討

賊得免罪也納者內弗受未有善辭也主書者刺楚不誅惡人若以二人無罪美楚存陳當書陳公孫甯儀行父自楚歸于陳矣按二子爲公黨與非經傳所與故書納非善辭也然楚子存陳之善自不可泯當別論之杜預之說自不可從○注不書至爲重○舊疏云若書徵舒絕之宜云陳公孫甯儀行父出奔楚矣○注主書至存陳○舊疏云美楚能變悔改過謂之入陳是也以遂前功討徵舒是也○注不繫至可知○舊疏云欲決哀二年納衛世子云云繫衛是也左疏引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解詁變云甯儀行父不繫國者因上未有出奔絕文故絕之於陳也亦本賈義穀梁疏引麋信云二子不繫陳者以其淫亂明絕之也其說亦通彼疏或當上有入陳之文下云于陳故省文耳則卽何氏義按穀梁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亦不以納爲善辭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注據惠公殺里克不書卓子葬疏注據惠至子葬○卽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下卽云夏晉殺其大夫里克不書卓葬也 君子辭

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注】無所復討也不從殺泄冶不書葬者泄冶有罪故從討賊書葬則君子辭與泄冶罪兩見矣不月者獨備從行父有訴楚功上已言納故從餘臣子恩薄略之【疏】注無所復討也○通義云怨陳臣子力不能討假手於楚而討之也劉敞曰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几君弒賊不討不敢葬父弒讐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寢苫杖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按傳意似怨陳臣子無所復討兩舊疏云卓子之賊亦是惠公已討之其臣子雖欲討之亦無所討而不作君子辭者正以惠公之殺里克不作討賊之意是以春秋不書卓子葬以責其臣子也楚莊本討賊而殺徵舒一賊不可再討故不責之○注不從至罪故○校勘記云鄂本泄作洩下同舊疏云何氏作膏育以為泄冶無罪而此注云有罪者其何氏兩解乎蓋以諫君之人罪之無文而左氏罪之故言無罪矣而此何氏以為有罪者其更有他罪乎○注從討至見矣○注義書葬兼二義一則賊已討無復再討故書葬以見怨辭一則泄冶有罪

不必從殺無罪大夫去葬也故云兩見矣○注不月至晷之○正以大國諸侯卒日葬月今不月故解之廼義云不月者淫夏氏罪重故奪臣子辭解詁箋云何氏齊肖以爲禮台無罪是也不書葬則君子辭不解不月者討賊者非臣子本不得書葬又殺泄治當去葬故不著足也按孔說皆通梁而注引泰日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無所討也故君子即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稱國以殺大夫則靈公之惡不嫌不明書葬以表討賊不言靈公無罪也踰三年而後葬則國亂居可知矣非日月小有前卻則書時不嫌皆本公羊義何氏謂從餘臣子恩薄略之亦以責靈公也甯儀行父雖有訴楚功特公黨與耳故書納以起內弗受之義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乙卯六月無乙卯五月之十四日也杜云邲鄭地大事表云今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邲城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敖山北又東合滎瀆瀆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爲滎口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所導自此始也濟水於此又兼邲目春秋宣公十三年晉楚之戰楚軍於邲邲即是水也京相璠日在敖北方輿紀要其地蓋即滎口受水之處今在河陰

縣而元和志鄴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十八里管城縣明初省入鄭州大事表又云亦為邲水即今之汴濟水於此又兼名邲卽楚戰處說文邑部邲晉邑非是

大夫不敵君疏繁露王道篇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偪也適敵通禮記樂記注適讀為無敵之敵是也

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注據城濮之戰子玉得臣貶也疏注城濮至敗也○卽僖二十八年夏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傳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是也

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以惡晉疏注不與至惡晉○舊疏云不與至禮也但作一句連讀之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亦為一句連讀之通義云言不以晉人為直而善楚子為有禮也林父錄名氏反為不與晉者莊王之師進以義退以仁卓然君子之行林父不度德力輕取敗衂中國遂衰故特出主名專見其罪得臣囊瓦可以貶稱人者下有奔殺事足相起此上下無起文須就戰見其名氏乃所以斥責林父也董生言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君臣常辭城濮伯莒已明故於此得變文以託別義舊作一句連讀者非拔檃

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又觀德篇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夷狄反道中國不得與夷狄為禮辟楚莊也則繁露亦似作一句讀謂不與晉之得與楚為禮也所以為反之也舊疏云內諸夏以外夷狄春秋之常今敘晉於楚子之上正是其例而知其惡晉者楚莊德進行修同於諸夏討陳之賊不利其土入鄭皇門不取其地既卓然有君子之信甯得殊之既不合殊郤晉侯之匹林父人臣何得序於其上既序人君之上無臣子之禮明矣臣而不臣故知惡晉也

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注据城濮之戰貶得臣者不與楚為禮疏注据城至為禮○彼注云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雖不言不與為禮不與可知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注勝戰勝皇門鄭郭門疏注勝戰勝○經義述聞家大人曰爾雅勝克也謂莊王克鄭入自皇門非謂戰勝也凡克國克邑皆曰勝下文云今君勝鄭而不有愿二年左傳曰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文十五年傳曰凡勝國

曰滅之襄十年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哀元年傳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十三年傳曰國勝乎太子死乎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孟子公孫丑篇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並與此勝字同義按戰勝因克何氏本其由言之○注皇門鄭郭門○大事表云其南門曰皇門吳氏曰諸侯國各以其所向之地爲門名皇周邑蓋走王圻之道按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於桔柣之門杜注鄭遠郊門下文云入自純門縣門不發當是近郊門則皇門當內城門矣史記注引賈逵云鄭城門　放乎路衢〔注〕路衢郭內衢道四達謂之衢〔疏〕注路衢至之衢○爾雅釋宮云四達謂之衢左傳至於逵路注途方九軌曰逵郭注爾雅云交道四出定八年疏引李巡云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炎云交通四出蓋衢爲四道交錯之名大戴禮子張問人官篇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周禮保氏注說五馭有舞交衢是也釋名釋道云齊魯間謂四齒杷爲欋欋亦取義於四也楚辭天問注九交道曰衢淮南繆稱訓注道六通謂之衢荀子勸學注衢道兩道也並與爾雅不合通義云放至也　鄭伯肉袒〔疏〕爾雅釋訓云襢禓肉袒也郭注脫衣而見體說文肉部膻肉膻也引詩云膻禓暴虎今詩作襢詩大叔于田釋文襢本又作袒是也說文袒訓衣縫綻則袒本段借字詩疏引李巡云襢禓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云袒去禓衣按孫李不同郭

注本李說如說文肉袒之袒當作膻李郭說是也袒去裼衣
不見體亦曰袒當作但說文人部但裼也衣部裼但也是也
則孫氏所說是也按袒與肉袒異禮鄉射禮注袒左免衣也
謂袒去左袖露臂衣肉袒則見體矣賈疏云凡事無問吉凶
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則肉袒禮亦宜然左傳云鄭伯
肉袒牽羊以迎史記注引賈逵云肉袒牽羊爲臣隸也　左執
茅旌〔注〕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
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白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
意〔疏〕史記始皇本紀贊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新序四引
作左執旄旌韓詩外傳亦載此傳文執作把按作旄非
是○注茅旌至祭者○任氏兆麟述記云茅旌祀宗廟所用
迎道神道祭謂祭行也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注行在廟門
外之西周禮大馭注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
主按男巫旁招以茅招弭迎之義也古者用茅招神表位亦
以爲主士虞禮祭于苴注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
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楚語屏攝之位注昭
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
漢亦然此指表神之所在非爲神主也若五經異義云大夫
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此直以茅旌爲神主也○注斷曰藉
○周禮司巫及蒩館注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

承苴訓若今筐也禮士虞禮云苴刌茅長五寸注苴猶藉也又云取黍稷祭于苴注云苴所以藉祭也苴刌茅者謂刌茅以爲苴而寘黍稷之祭於其上有藉義也故謂之藉刌者斷爲易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是也藉義同苴說文艸部蒩茅藉也周禮甸師共蕭茅鄭注茅以共祭之苴苴以藉祭鄉師共茅蒩鄭注蒩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蓋斷茅以用者爲藉名曰苴或作蒩凡甸師鄉師司巫士虞禮說文所記皆是也○注不斷曰旌○經義述聞云謹按春官司巫祭祀則共蒩館鄭注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illegible]者引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是茅之藉物者或曰藉或曰苴而無稱旌之文何注斷曰藉不斷曰旌未知何據也茅爲草名旌則旗章之屬二者絕不相涉何得稱茅以旌乎今按茅當讀爲旄旄正字茅借字也蓋旄之飾或以羽或以旄春官司常析羽爲旌爾雅注旄首曰旌李巡注旄牛尾著干首是也其用旄者則謂之旄旌矣地官掌節道路用旌節鄭注今使者所持節是也後漢書光武紀注節所以爲信也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眊三重桓十六年左傳壽子載其旌以先邶風二子乘舟傳作竊其節而先往正義引史記衛世家盜其白旄而先而釋之曰或以白旄爲旌節也漢書蘇武傳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是節即旄節也周語曰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然則鄭伯執旄旌者其旌自比於行

人執節以逆賓與何氏据借字作解而不求其正字指也旄从毛聲茅从矛聲古毛聲矛聲之字往往相通如詩髦彼兩髦之髦說文作髳如蠻如髦之髦𣱼誓作髳是其例也新序雜事篇載此事正作旄旄唐余知古渚宮舊事同蓋出嚴氏春秋也較何氏本爲長按史記宋世家武王伐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又左傳云前茅慮無注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蓋古有此制今不可考矣茅旌鸞刀皆祭祀所用示不能有其宗廟之意若謂執旄旌以自比行人則執鸞刀又將何爲乎惠氏士奇禮說云苴說者以爲藉祭之物而祭之用苴非徒藉祭而已志六穀之名謂之幭卽肆師之表𩐁盛也護羣神之位謂之旌卽左傳之屏攝也皆以苴爲之一一共之鄉師一共之何師而司巫共館所謂包匭菁茅故館之作包然則茅之爲物薄而用也重矣鄭伯左執茅旌蓋以宗廟將不血食歸首於楚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動仁人孝子之心也鄭衆亦云屏攝攝束茅以爲屏蔽韋昭以屏爲屏風攝爲要扇非是○注用茅至至意○詩邶風靜女自牧歸荑傳荑茅之始生也箋云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易大過疏云用絜白之茅言以絜素之道奉事於上也是也說文艸部茅菅也

右執鸞刀（注）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鈴有鸞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疏）注鸞刀至有鸞○禮

記郊特牲云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又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又祭統云鸞刀羞嚌是鸞刀為宗廟割切之刀矣釋名釋兵云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以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蜂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鸞刀之鸞當作鑾說文金部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鑾和並車馬之飾鑾刀亦取象和鑾法其有節故詩小雅信南山云執其鸞刀傳鸞刀刀之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正義鸞即鈴也是也禮記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大戴禮保傅篇同詩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是和鸞皆鈴也其分別環鋒未知何有本否○注執宗至自首○舊疏云言已宗廟將墮滅斟酌在楚耳故○言自歸首矣今律之犯罪自首謂自行投首也云血良者禮器云君親制祭注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又云血毛詔於室灌地迎神後取血及毛告神為先也

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注〕諸侯自稱曰寡人天子自稱曰朕良善也無善喻有過言己有過於楚邊垂之臣謙不敢斥莊王〔疏〕注諸侯至曰朕○禮記曲禮記諸侯云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注謙也於臣亦然正義寡人者言己是寡德之人也其實與鄰國諸侯言自稱亦曰寡人此傳是也臣子

稱諸異邦曰寡君稱夫人曰寡小君取義同也朕者爾雅釋詁朕我也白虎通號篇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獨斷上朕我也古者尊貴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皋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也按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又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此古天子之稱其稱朕者秦漢以後稱也其諸侯有稱不穀者有稱孤者左傳隱三年疏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稱不穀○注良善至有過○詩邶風日月云德音無良傳良善也廣雅釋詁良善也說文亩部良善也無善即有過也○注言已至莊王○邊垂猶邊陲也成十三年左傳虔劉我邊陲韓詩外傳作垂說文土部垂遠邊也从土𠂹聲猶稱執事之屬也故不敢斥莊王以干天禍注干犯也謙不敢斥莊王歸之於天疏下注干犯至於天○國語晉語云則上背習干宋索隱干謂犯也楚辭繆諫恐犯忌而干諱注干觸也觸犯義同言天禍者左傳云孤不天注不為天所佑是也

是以使君王沛焉注沛焉者怒有餘之貌猶傳曰力沛若有餘疏注沛焉至有餘○毛本若誤者文十四傳文也漢書禮樂志沛施祐注沛然泛貌也後漢書袁術傳沛然俱起

注沛然自恣縱貌也又李固傳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注沛然寬廣之意又耿純傳况沛然自足注引何氏此注云沛有餘優饒貌自引者以意增減非有別本也蓋沛訓爲大故沛然爲有餘之意怒有餘曰沛然力有餘亦曰沛然故引文十四年傳喻之也新序沛焉作味焉廣雅釋詁怖怒也自是怖字於此無涉

辱到敝邑注遠自勞辱到於鄭也諸侯自稱國曰敝邑疏注遠自至鄭也○韓詩外傳作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注諸侯至敝邑○隱四年左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之屬是也

君如矜此喪人注自謂已喪亡疏新序作君如憐此喪人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注喪謂亡失位故死謂之喪失位亦謂之喪昭二十五年傳喪人其何稱檀弓喪人無寶鄭注大學之亡人也皆言如已喪亡之義也

錫之不毛之地注境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疏史記鄭世家云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注境埆至肥饒○公羊問答曰詩邱中有麻傳云邱中墝埆之處漢書食貨志注磽磽确也謂瘠薄之田也淮南子舜耕歷山田者爭處墝埆以肥饒相讓管子而欲土地之毛注毛謂黍苗穀梁傳毛澤未盡注邵曰凡地所生謂之毛引此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按左傳隱三年澗溪沼沚之毛注毛草也又昭七年食土之

毛注毛草也凡生地者皆曰毛不必苗穀也蜀志諸葛亮傳深入不毛亦謂不生草木者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先鄭注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者也蓋凡地所生者皆曰毛故古今注云地以名山爲輔石爲之骨川爲之脈草木爲之毛其五穀亦毛之一載師令民種植故据桑麻言也何氏此注亦舉其重者言之墝者說文作墽石部云磽磬石也漢書賈山傳地之磽者注磽确瘠薄也孟子告子云則地有肥磽一切經音義引孟子注磽墝埆薄瘠地也又引通俗文云物堅鞕謂之磽埆淮南原道田者爭處墝埆注墝埆讀人相墝椽之墝墝埆疊韻字單舉則墝亦訓埆淮南修務訓肥墝高下注墝埆也楚語瘠磽之地注磽确也是也趙注孟子云墝薄也墝埆與肥饒對故云不敢求肥饒也

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注六十稱耋七十稱老綏安也謙不敢多索丁夫願得主帥一二老夫以自安疏唐石經耋作耆○注六十至稱老○舊疏云七十稱老曲禮文按今曲禮曰七十曰耋與此異也蓋何氏所見與鄭注者不同或者此耋字誤耳經義雜記曰徐疏當作今曲禮六十曰耆徐據今禮記曰耆不作耋故下云或者此耋字誤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耋豈徐彥所見本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徐所見本蓋即此本故引以證何氏六

十稱耋之異同後人轉寫譌八爲七耳八十曰耋見於毛詩故訓傳又見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耋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許鄭義不遠曲禮有曰耄二字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失之矣何氏六十以上稱耋之說與犍爲舍人爾雅注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十曰耋蓋漢人說耋義各不同當以八十爲正也按爾雅釋詁云耋老也詩疏引孫炎云耋者皮膚變黑色如鐵也郝氏義疏云耋說文及釋名俱本毛傳以爲八十易釋文引馬融注及詩正義引左傳服虔注並云七十曰耋釋言云耋左傳正義又引舍人云年六十稱也杜預僖九年注從服虔何休注從舍人是耋無正訓故爲六十七十八十之異要爲老壽之稱則同故爾雅以耋爲老也○注綏安也○詩周南樛木云福履綏之傳綏安也小雅南有嘉魚嘉賓式燕綏之箋綏安也○注謙不至自安○釋文索舊本作策音索通義云喪人喪國之人鄭伯自謂也一二耋老謂其卿大夫按左傳云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是已自等俘臣故何氏謂不敢多索丁男也孔義未安

請唯君王之命

疏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云云又曰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鄭世家鄭襄

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皆與此詳略互見

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注〕是亦莊王謙不斥鄭伯之辭令善也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數往來爲惡言〔疏〕注是亦至之辭○正以楚莊誘罪於不令之臣故爲謙不斥鄭伯之辭○注令善也○詩小雅湛露云莫不令德箋令善也爾雅釋詁令善也書皋陶謨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史記夏本紀作巧言善佞人是也○注交易至惡言○校勘記出數往來云宋本同閩監毛本數作屢釋文作屢往又作數音朔按屢數音義同易繫辭下傳交易而退亦謂彼此交互變易故有往來之義也讀書叢錄云交通作狡狡猾也易輕也言不善臣數爲狡猾輕慢之言說文傷輕也一曰交傷其郎本此按洪氏說亦可通

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注〕微猶小也積小語言以致於此〔疏〕舊疏云若祭統云請君之玉女注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然則此言玉面者亦美言之也按史記陳杞世家如冠玉耳亦謂美也

○注微楡至於此○通義云微略也深入國邑而言略至乎此遜辭也經義述聞云謹案邶風式微傳云微無也言窮人得見君而徒以君之不令臣激怒使然耳而其實武而伐之服而舍之無或至於滅國遷君若此之甚也微至於此即是赦鄭之語故下文遂言擬革退舍何訓微為小而加積言語三字殆失之迂矣上文已云交易為言矣何又云積小言語邱且鄭伯請不毛之地待命甚殷豈得置之不答而但言伐鄭之由乎韓詩外傳載此文而省去君如矜此喪人四句遂使微至乎此文義不明蓋西漢時人已不識傳意矣按何意以微至乎此仍據不令臣為言自是重複且彼不過謙不斥鄭伯諉過臣下之辭何為數數言之王義以微為無亦迂不如孔氏較為直捷莊王親自手旌注自以手持旌也綢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如燕尾曰旆加文章曰旗錯革鳥曰旟注旄首曰旌疏韓詩外傳作莊王受節左右旄楚軍○注自以至旌也○通義云手旌手持師節也周禮曰析羽為旌按書牧誓右秉白旄以麾逸周書克殷解武王乃手大白以麾左傳桓十年壽子載其旌以先衛世家作盜其白旄以先然則白旄也大白也旌也一物也手執之為旌節載之武車則為師節司馬法假伯鑿臺注伯師節是也亦曰武節漢武帝詔躬秉武節是也古文伯帛白通康叔封衛分以少帛卽武王之小

白也○注緇廣至曰旌○皆爾雅釋天文舊疏云其間少有不同者蓋所見異或何氏獨色之校勘記出緇廣云解云今爾雅釋天縿作緇字按此則何注本作縿廣充幅當訂正又出加文章因旗云旗當作旂疏同疏引爾雅及孫炎注皆作旂又注監毛本作註非疏同按釋天郭注云帛全幅長八尺雋疏引孫炎注縿作黑緇也與何本作緇義合說文㫃部旐龜蛇四游以象營室游游而長長引周禮曰縣鄙建旐如郭義帛全幅旗二尺四寸為旐其長八尺也蓋用黑色縿故爾雅作緇旐畫龜蛇屬北方色宜黑又禮記檀弓設旐夏也旐從夏制知黑色矣鄭注周禮引爾雅云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於緇下增布字布充幅廣二尺二寸非何義也釋名釋兵云龜蛇曰旐旐光也龜知氣光之吉因建之於後祭度事宜之彤光也釋天又纁旐曰旆何氏增如燕尾二字故郭彼注云帛纁旐末為燕尾者也舊疏引孫炎云帛纁旐末亦長尋詩云帛旆英英是也說文云纖旐之旗也沛然而垂釋名云白旆殷旐也以帛雜旐末也雜帛為旆以雜色綴其邊為燕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也蓋以雜色帛言之何不言帛當從同也亦作茷詩疏及釋文旆俱作茷左傳之蒨茷是也旆正字茷段借也釋天又云有鈴曰旂郭注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旂周禮司常云交龍為旂注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儀禮疏引白虎通云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即何氏所云加文章也釋天又云錯革鳥曰旟郭云

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舊疏引李巡云以革為之置於旐端詩六月傳鳥章錯革鳥為章也李郭所本也詩疏引孫炎云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按鄭志答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則孫氏所本而說文云錯革畫鳥於上所以進上眾旟眾也引周禮曰州里建旟則又置革而兼畫矣御覽引爾雅舊注云刻為革鳥置竿首也與諸家義又不合何氏無說未知所從釋天又云注旄首曰旌郭注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詩疏引李巡云旄牛尾牛尾著干首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繆說文云游車載旌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按禮記明堂位云綏有虞氏之旂也注云注旄杠首所謂大麾不言析羽蓋有虞氏質但著牛尾於竿首釋名云析羽旌旌精也析有精光也綏有虞氏之旌也注旄竿首其形粲粲然也故謂之綏周則加五采羽於其上與周禮序官夏采注謂有虞氏已以夏翟羽為綏未知然否釋名又云交龍為旂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鳥隼為旟旟譽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義並同

左右撝軍退舍七里（疏）楚世家云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左傳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退一舍以禮鄭淮南子覽冥訓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注撝揮也公羊問答曰或以為郎用鄭伯之茅旌以撝可從否曰此俗儒之臆說也淮南子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撝

之注撝揮也舍次宿也按此軍中之儀制也見司馬法設鄭伯不執茅旌軍中將無以指揮之具乎是不然矣按說文手部麾旌旗所以指麾也从手靡聲段注云凡旌旗皆得曰麾故許以旌旗釋麾叚借之字作戲淮陰侯傳項羽本紀皆曰戲下是也又凡旗之所指曰指麾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是也坶誓曰右秉白旄以麾小雅曰麾之以肱按此之撝即彼之麾也莊王卽持旌以左右撝軍也說文手部撝字下以手指撝爲別一義蓋以手指撝者作撝以旌旗指撝者當作麾也退舍之說亦與左氏家不同賈云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是以舍爲三十里之定名杜亦云退一舍以禮鄭此云七里謂退次於七里外爲平也故新序作麾軍還舍七里也非三十里之舍也史記稱嚴王退舍卽用此傳不必謂三十里也

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注〕南郢楚都不能二千里言數千里者欲深感莊王使納其言〔疏〕通義云子重楚左軍將公子嬰齊也○注南郢楚都○漢書地理志南郡江陵下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史記楚世家正義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志又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注不能至其言○正以諸大夫不二千里而言數千皆甚言之辭以動于滅鄭也

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

注 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亨者曰養

疏 校勘記云廝唐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廝改廝非注同按紹熙本亦作廝新序雜事篇作斯役死者數百人○注艾草至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注韋昭曰析薪爲廝漢書揚雄傳蹂屍與廝注廝破析也又嚴助傳廝與之卒注廝析薪者廝亦或作斯哀二年左傳去斯役易旅斯其所取災王粥注而爲斯賤之役是也方言官婢女廝謂之娠注女廝者婦人給使亦謂之娠玉篇廝使也賤也斯訓爲析故謂析薪者曰廝此艾草與析薪事相近故艾草爲防者亦曰廝其實廝爲賤役之通稱淮南覽冥訓廝徒馬圉注廝役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謂賤役者也廣雅釋詁廝賤也廣韻廝養也漢書嚴助傳注張晏曰廝微也是也史記蘇秦列傳廝徒十萬索隱廝養馬之賤者則廝與扈同矣正義又以廝爲炊亨供養雜役則又與養同總之爲雜役之名故不必有定詁也艾草爲防者詩小雅車攻篇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田者大艾草以爲防釋文芟作艾穀梁昭入年傳艾蘭以爲防注防爲田之大限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止舍其中所謂置旃以爲蕢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是也明行軍亦宜然也役者說文殳部役戍邊也引申之服使賤者皆曰役廣雅釋詁云役使也楚辭大招云不歡役只注役賤也周

禮甸師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注役爲給役也又與祭役
於司隸而役之注役之作使之又罪隸掌役百官府注役汲
其小役汲水漿亦賤役者事對則異散則通不必爲汲水漿者
專名爲廝者惠氏棟云閔元年僕人鄭廝廝樂即圉人舉圉人
即養馬者也封氏聞見記百官從駕曰廝從又云廝從蓋臣
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蓋廝圉同部字爲正字廝段借也廝
爲隨從服役之稱故廣雅訓廝爲使亦不必專爲養馬者也
養者後漢書劉元傳竈下養注引此傳炊烹曰養傳下脫注
字也易說卦傳兌爲羊釋文云虞翻作羔集解載虞注女使
也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作陽注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
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與炊烹之義合陽即養之借漢書
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師古曰養主給烹炊者也史記注引
韋昭云炊烹曰養見陳餘傳下蓋飲食所以養人故炊烹者
名養虞氏易作羔經義述聞謂羔當爲恙其借恙亦爲養也廝養
之養通作恙猶爾雅恙憂之恙通作養也其實亦役使通稱
故廣雅亦訓爲使史記秦始皇紀監門之養索隱養卒也
是卒亦稱養四者通爲役使之稱對言之則各別耳書費誓
臣妾逋逃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鄭注臣妾廝役之屬也古者
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十五人蓋
即廝役廝養也戰國策韓策卒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
其中廣雅釋詁廝廝養役使也孫子作戰篇注養二人主炊
墨子備城門篇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

人守城法或有婦人蓋亦給使炊烹役與通義云謹按司馬法兵車一乘炊家子十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樵謂之廝汲謂之役漢書陳餘傳有廝養卒蘇林曰廝取薪者也占廝與廝通詩斧以斯之蓋所由取名也扈圉也傳言猶扈樂是也漢書兒寬爲弟子都養而鄭君讀易兒爲養以爲無家 今君女行貸炊爨是炊烹者通名養矣毛本享作烹俗字

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注 無乃猶得無 疏 新序雜事篇今剋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鄭世家云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楚世家云楚羣臣曰王弗許左傳亦曰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 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注 杅飲水器穿敗也皮裘也蠹壞也言杅穿皮蠹乃出四方古者出四方朝聘征伐皆當多少圖有所喪費然後乃行爾偷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固其宜也不當以是故滅有鄭恥不能早服也疏 注杅飲水器○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杅音于舊疏云其音于若今馬盂矣舊說云杅是杅字若今食器矣按今音作于則舊說非校勘記云按說文有盂飯器也杅槾也所以涂也然則古經皆段杅爲盂公

羊問答云問注杅飲水器說文盂飯器二字不同何也曰杅
郎盂之叚借字也既夕禮兩敦兩杅注杅盛湯漿尸子君如
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員則水員按後漢書引方言杅盌謂
之杅又呂強傳注盂椀屬也亦作盂禮記玉藻出杅注杅浴
器也既夕禮注今文杅爲桙蓋爲盛水之具也故玉藻疏云
杅浴之盆也是也新序作盂荀子君道云槃圓而水圓杅方
而水方按此與既夕皆飲器與玉藻之浴器別名同物異也
○注穿敗也○說文穴部穿通也从牙在穴中通故攷引伸
義也○注皮裘也○說文皮部剝取獸革者謂之皮按經傳
稱皮多指有毛者言周禮大宗伯孤執皮帛小行人璋以皮
注並云皮虎豹皮禮聘禮庭實皮則攝之注皮虎豹之皮又
云乘皮設注麗皮爍鹿皮也孟子梁惠王篇事之以皮幣注
皮狐貉之裘儀禮士昏禮儷皮注皮鹿皮是皆據有毛者別
之若無毛者謂之革故此言皮裘也○注蠹裘也○國策秦
策云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又云有漢中蠹高注並云蠹害
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蠹木中蟲也穿食器物者也左傳
襄二十七年云財用之蠹注蠹害物之蟲蓋藏本所以壞物
因謂蠹爲壞襄三十一年傳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是也○
注古者至有鄭○通義云杅積而穿器有餘也皮藏而蠹幣
有餘也此與漢書云粟陳腐不可食錢貿朽不可校其驗相
類言師出則費財故國必餘富然後敢從四方之事以明今
伐鄭致有損喪罔其所也○注恥不能早服也○毛本能誤

得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注篤厚也不惜杅皮之費而貴朝聘征伐者厚於禮義薄於財利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于作於是也新序雜事篇云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韓詩外傳是以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新語云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注篤厚也○詩大雅皇矣云則篤其慶箋篤厚也又唐風椒聊云碩大且篤傳篤厚也爾雅釋詁篤厚也後說文二部竺厚也又馬部篤馬行頓遲竺正字篤借字也要其人而不要其土注本所以伐鄭者欲要其人服罪過耳不要取其土地猶古朝聘欲厚禮義不顧杅皮疏注本所至土地○校勘記出耳字云閩監毛本同是也鄂本耳作爾按此即左傳云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是也告從注從服從疏注從服從○昭十一年左傳不昭不從注言順曰從禮記樂記率神而從天注從順也順即服從之義故襄十年左傳云從之將退注從從猶服也是也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禮記郊特牲云從人者也注從謂順其教令謂鄭服從也左傳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楚世家亦有其語鄭世家云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向何求乎不赦不

詳【注】善用心曰詳【疏】注善用心曰詳○公羊問答云詳者祥也古字通爾易視履考詳虞注詳善也易大壯不詳也釋文王肅本作祥荀子修身篇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作祥按周書皇門解以昏求臣作威不詳又淮南說山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孔注高注並云詳善也易繫辭下傳虞注吉事爲詳詳之本義爲詳審凡从羊之字多取義於吉與善故詳爲善用心也或詳即祥之借新序雜事篇作告從而不赦不祥也韓詩外傳作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是也繁露王道篇莊王曰古者曰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强不凌弱下云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意謂春秋美楚莊爲其以質待諸侯故大之以救文也

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注】何日之有猶無有日【疏】新序雜事篇云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韓詩外傳亦作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

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注】荀林父也【疏】既猶已也猶論語憲問篇既而曰之既也已爲語終詞書洛誥云公言予往已是也結上楚子服鄭事也左傳楚世家敘晉救鄭俱在入盟子良出質後故左傳云及何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是也鄭世家云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

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故此以旣字栝之也通義云本楚伐鄭而晉救之故經以楚爲客晉爲主也救鄭不書者舉重與戰不言伐同例○注荀林父○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鄭世家云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者林父奉君命故也

曰請戰【注】荀林父請戰【疏】注荀林父請戰○按左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彘先穀欲戰此云林父請戰者林父主帥故也左傳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故注順其文謂荀林父請戰也

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注】國大衆彊【疏】新序雜事篇云晉彊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韓詩外傳亦云晉彊國也道近力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

王師淹病矣【注】淹久也諸大夫斷殺死者是【疏】注淹久也○爾雅釋詁云淹久也左傳云二三子無淹久注淹留也留故久晉語云振廢淹離騷經日月忽其不淹公羊注王注並云淹久也亦作奄詩周頌臣工奄觀銍艾箋云奄久是也左傳令尹孫叔敖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是淹久久事也○注諸大夫至者是○正以上子重云諸大夫死者數人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是其病也

君請

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注）以是故必使寡人無以立功名於天下（疏）新序雜事篇云莊王曰不可彊者吾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韓詩外傳同通義云言避晉將爲天下羞按左傳所記與此小異左傳鄭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伍參言於王曰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是也令之還師而逆晉寇（注）言還者時莊王勝鄭去矣會晉師至復還戰也晉寇者傳序經意謂晉如寇虜（疏）注言還至戰也○左傳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注言寇至寇虜○通義云晉稱寇者敵國辭按春秋惡晉傳故寇晉也莊王鼓之（疏）周禮鍾師掌鼙鼓縵樂注鼓讀如莊王鼓之之鼓令彼注脫一之字新序雜事篇云莊王援桴而鼓之韓詩外傳同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注）時晉乘舟度邲水戰兵敗反走欲急去先入舟者斬後扳舟者指指隋舟中身隋邲水中而死可掬者言其多也以兩手曰掬禮天

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疏〕新序雜事篇云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衞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韓詩外傳云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左傳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注時晉至而死○此何氏推度當時情勢言之不必有成文也校勘記云鄂本度作渡按下注云使得過渡邲水去也作渡字此誤○注可掬至曰掬○杜云兩手曰匊釋名釋姿容云掬局也使相局近也詩唐風椒聊云蕃衍盈匊匊傳兩手曰匊又小雅采綠云不盈一匊傳同小爾雅廣量兩手謂之匊舊注一升也考工記疏引小爾雅云二升爲匊二匊爲豆豆四升則匊亦量名古律度量衡多取法人身蓋一手爲溢小爾雅云一手之盛謂之溢也禮喪服傳注二十四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蓋一手一升稍嫌兩手則二升也胡氏承珙小爾雅義證云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以古之五當今之一則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不過當今二合稍贏一手之盛足有此數則一匊不過四合也說文勹部在手曰匊禮記曲禮受珠玉者以掬注掬手中蓋以手掬之則作匊若訓爲兩手之掬則當作臼說文臼叉手也从巨彐手指相向兩手之象形也○注禮天至特舟○爾雅釋水文也說文引此四句作禮蓋古禮經文臧氏庸拜經日記云何

邵公引爾雅釋文而稱禮者魏張揖上廣雅表言爾雅秦叔
孫通撰置禮記此蓋漢初之事大戴禮記中當有爾雅數篇
爲叔孫通所取人故白虎通引釋親文稱爲禮親屬記風俗
通引釋樂文爲禮樂記則禮記中有爾雅信矣詩大雅大明
云造舟爲梁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箋云
天子造舟周制也殷特未有等制疏引王基云自殷以前質
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太姒重初昏行
造舟遂即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之差以爲後世法是也
造舟者郭注爾雅云比船爲橋詩疏引李巡云比其舟而渡
日造舟孫炎日造舟比舟爲梁也皆疏引爾雅舊說云以有
爲橋詣其上而行過故日造舟也與孫李郭皆異因造有至
訓附會爲此說耳郝氏懿行義疏云蓋比併其船加板於上
孔穎達謂即今浮橋是也方言艁舟謂之浮梁閒居賦云浮
梁黝以徑度皆其義也至其並船之數釋文引郭圖云天子
並七船按禮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若以諸侯四大夫二士一
推之則天子當並六船也按郝氏用孔疏謂即浮橋是也造
舟始於文王文王親迎太姒造舟爲梁造猶作也蓋文王刱
作之制後世定爲天子法故名造舟其七船六船或定禮後
爾加爾文末必文王造舟即有此制也維舟者郭云維連四
船詩疏引李巡曰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舊疏引孫炎云
維連四船音義曰維持使不動搖也蓋述繫四船不致散離
孔穎達謂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

用方舟者郭云併兩船詩疏引李巡云併兩船曰方舟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或从水作汸方言云方舟謂之潢郭注揚州人呼渡津舫為潢荆州人呼杭音横挍方潢舫杭航音義同也方之初義為併船之名引申之凡方皆訓併如車不得方軌謂不得併軌也禮鄉射記不方足謂不併足也其詩周南南有喬木云不可方思邶風谷風方之舟之傳並用釋言文訓方為泭者爾雅文云庶人乘泭注併木以渡蓋編木以渡與併船相類故俱可名方方舟為大夫制詩所詠不必大夫故也則對文異散亦通矣特舟者郭云單船舊疏引李巡云一舟曰特是也此及毛詩傳說俱不引庶人乘泭者所見本異或所引不具也說苑復恩云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並不引士特舟是其例也

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注〕敵大夫戰言兩君者林父本以君命來〔疏〕與鄭世家莊王還擊晉鄭反助楚破晉軍於河上稱晉君義同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注〕佚猶過使得過渡郯水去也晉見莊王行義於陳功立威行嫉妒欲敗之救鄭雖解猶擊之不止為其欲壞楚善行以求上人故奪不使與楚成禮而序林父於上罪

起其事言及者以臣及君不嫌晉直明晉汲汲欲敗楚爾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閔陷水而佚晉寇〔疏〕通義云緩晉師令得逸去也以上並申明與楚子爲禮之事○注佚猶至去也○爾雅釋言逸過也廣雅釋詁逸過也國語周語是有逸罰注逸過也逸佚通亦作軼文選蕪城賦佚周令注佚與軼通廣雅釋詁軼過也是也新序雜事篇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佚晉寇亦作軼○注晉見至其事○校勘記出以求二人云鄂本作上人此誤按紹熙本亦作上荷疏云卽上十一年討夏徵舒是其行義也討陳既得鄭人遂服是其功立威行也救鄭雖解者晉師未至之時楚師已解去非謂晉人擊之令解也猶擊之不止者謂欲一逐而擊之非謂已擊也繁露竹林云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脅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如而也義與何氏合也○注言及至楚爾○校勘記出大臣及君云鄂本大作以此誤大字刻改當本作以按紹熙本亦作以繁露王林云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春秋之例在下者惡故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故書齊於下以要齊僖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下云宋師及齊師戰於甗

伐者爲主齊宜爲主而與宋爲主者彼傳云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故退齊於下此亦楚在下嫌楚不直故解之爲其以臣敵君其罪已著不嫌楚曲明晉之汲汲也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注陸戰至晉寇○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逕卷縣北晉楚戰晉軍爭濟舟中之指可掬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卽是處也此與僖二十二年戰於泓同義彼注云畢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是也隋說文肉部云裂肉也又土部隓云敗城𨸏曰隓篆文作嫷繫傳云今俗作隳隋水謂落水也宜隓之借字白虎通號篇云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韓詩外傳載此事末引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皆與公羊大莊王之義合穀梁家徐邈云先林父者內晉而外楚也非聖人善善之義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注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貴之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戊寅月之十日杜云蕭宋附庸國大事表云杜注沛國蕭縣今江南徐州有蕭縣北十里有蕭城莊十二年蕭叔大心殺南宮牛立桓公有功封爲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後仍入爲宋邑水經注獲

水篇又東過蕭縣南蕭縣南對山世謂之蕭城南山城東西及南三面側臨獲水故沛郡治城南舊有石橋高二丈縣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地理志沛郡蕭云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也○注日者至責之○舊疏云春秋之義滅例書月卽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今乃書日故解之也言屬上有王言謂適上文云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者王霸之言也王者之道宜存人矜患今反滅人爲過深矣是故書日變於常例故曰深責之耳通義云莊王行進於中國乃純以中國禮責之故楚滅國錄日始於此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疏）杜云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有清丘高五丈水經注瓠子河篇瓠瀆又東南逕清丘北春秋宣公十二年晉人宋衛曹同盟于清丘京相璠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一統志清丘山在曹州府菏澤縣西南三十五里清丘在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方輿紀要云丘高五尺唐置清丘縣通義云考之左傳是晉先穀宋華元衛孔達也大夫而專司盟於是始故壹貶稱人扶之

宋師伐陳（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宋師伐陳者按諸家經皆有此文唯賈氏注者闕此一經疑脫耳盧

文弨曰賈氏所闕當并衞人救陳

亦闕否則救陳之文何所承乎

衞人救陳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三十五終

昭文孫同康參校

子汝恭校字